

粵劇叢刊

黃肖弄起乩

徐 續 勞雪鵑編劇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編

广州文化出版社

編輯的話

- 一、粵劇是廣東地方戲曲的一個大劇種，流行于廣東、廣西、海外（華僑眾多的地方）地區，歷史悠久，保存劇目豐富，每個時期都有出現質量較高、影響較大的創作的劇本。為了全面地保存和更好地繼承發揚這些戲曲傳統和遺產，以及更多更好地反映現代生活，努力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戲曲；為了提供全國各地文化部門、戲曲研究機構、戲曲專家、劇團等研究參考、改編、演出等資料，互相學習交流各地戲曲藝術，特決定出版粵劇叢刊。內分歷史劇選和現代劇選兩種版本，交由廣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 二、粵劇叢刊所收輯的，絕大部分是粵劇獨有和富有地方色彩的传统劇本和表現社會主義現實題材的劇本，并經過一定的整理修訂的。
- 三、我們力求以嚴肅負責的態度進行叢刊的編輯工作，但限于水平，且粵劇傳統劇目及現代劇創作卷帙浩繁，編選上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專家、藝術工作者、各地演員及讀者們指正，并多提改進意見。

中國戲劇家協會廣州分會

剧 情

“黄萧养起义”是一部描写明朝中叶广东农民起义的历史剧。

公元1448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区的南海冲鹤堡，在黄萧养领导下爆发了农民起义。他们团结陆上农民和水上居民，分兵进取广州、佛山。起义军在广州城外全歼了总兵官安乡伯张安、指挥僉事王清的明朝军队，队伍发展到十多万人，建立了“大东国”，自号“顺天王”，改立“东阳”年号。他们的斗争持续到公元1450年夏初，才被明廷调集的三省兵力残酷地镇压下去，黄萧养也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壮烈牺牲了。

黃蕭養起義

人 物 表

黃蕭養——農民起義領袖、封順天王。

熊 奇——護國大將軍。

孫不讓——護國軍師。

馮金綉——蕭養妻。

丁四公——漁民。

丁慧娘——丁四公女。

吳巧玲——民女。

張 安——明總兵。

楊信民——明廣東巡撫。

王 清——明指揮官。

董 興——明大都督。

龍員外——地主。

胡國安——團練。

馬 軾——奸細。

揭 稽——廣東布政使。

揭 妻

揭 妾

陳 祿——獄卒。

曹 福——獄卒。

地 保

漁 民

細 作

眾差役

眾 囚

第一幕

第一场 聚义

时间：明正統13年（1448年）。

地点：南海县冲鹤堡（即今順德冲鹤）。

人物：熊奇、孙不讓、丁四公、丁慧娘、龙員外、胡国安、黄萧养、王清、差役、众农民。

布景：沙田濒海地区，有一角小村庄，田野稻禾丰熟；台右的青石崖上写着“冲鹤堡”。

〔披星头排子起幕。〕

熊奇：（穿錦袍，戴毡笠，右臂挽包袱，“急急鋒”，走边上，鼓头四子扎架，英雄白）宝剑难消天下怒，長途跋涉不辞劳。（單三捶。见石壁上書“冲鹤堡”，面露喜色，白）冲鹤堡！（双句）英雄人物堪傾倒。我从福建来，假扮江西佬。走遍南海县，方能找到冲鹤堡。我要找出惊天动地人，同把明朝江山倒！（慢五捶，滚花）我跟随邓大哥在福建起义，夺取明室版图。耳边 厢（單三捶，望台右）又听得（單三捶，望台左）人声喧闹。（急急鋒）

〔内场人声鼓噪。熊奇起三搭箭鑼鼓，“冲头”上，四农民由台左惊惶冲上，奔下台右；其中一个被熊奇攔住。〕

熊奇：（口鼓）呢处景象清平，你地何以张惶失措？

农民：（着急，口鼓）龙員外要来沙田搶割，因为我地有錢交租！（白）唔黷就假囉！（掙脫入台右）

熊奇：（感慨万端。五捶，滚花）小民何罪，慘受地主煎熬。

到处都系百姓遭殃，走投无路。（包拯）官迫民反，只
为豺虎当途。等我密訪英賢，在此冲鶴堡。（單三捶，
冲头台右下）

〔追信排子头一句。〕

〔丁四公与丁慧娘搖船僦孙不讓上。撐船行完台。〕

丁四公：（口鼓）孙秀才，我父女出海捕魚，順便渡你过江，
經已到步。

丁慧娘：（望見岸上立有告示一張，愕然，口鼓）也有一張告示，張
貼在路途？

〔丁四公系好漁艇，同丁慧娘、孙不讓上岸，同看告示。〕

孙不讓：（手搖紙扇，向丁四公講解告示，口鼓）此乃广东布政使揭
稽大人，所立催租文告。照得沙田稅項，三年粒谷全
无。今岁雨順風調，全数清償欠賦。田主到来收割，
不得糾众抗租。如有不法頑民，請試本官刀斧！

丁慧娘：（口鼓）真正是豪紳酷吏，苦了百姓无辜。

丁四公：（板眼）有时好，的确惡撈。催收田稅慘过催命符。唔
怕犁云耨雨受尽風霜苦。最怕系貪官手上嗰把殺人刀！

丁慧娘：（接唱）点得地复天翻，杀尽嗰的人間豺虎。嗰陣清
平世界，快乐陶陶。

孙不讓：（点头贊叹。滾化）咪講你地一胸悲憤，我亦滿腹牢騷。
枉我飽讀詩書，那晓青云无路！

丁慧娘（側捶，鄙屑狀。接唱）我睇你奴才品質，骨气全无。只
为失意科场，所以狂言自傲。

孙不讓：（接唱）我若有一朝得志，你地都唔駛納田租。我做
官一定清廉，不把良民欺負。

丁四公：（白）系咁就好囉。

孙不讓：（眉飞色舞。龙丹）重有一度好，莫怪我唠叨。我想要左你个女，效张敞画眉毛。你認我祖腹东床，我叫你做外父。有咁嘅做官女婿，好过畀田土嚟捞。

丁慧娘：（鄙夷狀。接唱）我虽生長农家，一向荆釵裙布。从不听污言穢語，枉你長出男子嘅头顱。你若中左功名，一定更貪婪无度。比較呢个广东嘅布政使，重更糟糕！

丁四公：（接唱）无为冲撞秀才，弄得大家煩惱。（向孙不讓）你亦不必搖唇弄舌，請快登途。

〔內場馬鈴声，夾杂吆喝声。〕

孙不讓：（重一捶。张望，白）嘩！尘头滾滾，原来龙老剝皮同胡团練跨馬前来，此人討厭！（挑袖从台右下，

〔“冲头”，沙田地主龙員外和南海县团練胡国安跨馬上，差役二人随上。〕

龙員外：（“七捶头”七字清中板）南海紳耆推首富。一方橫霸敢称豪。漫說沙田风景好。稻香禾熟好收租。

胡团練：（接唱）立馬扬威兼耀武。帮凶食祿靠屠刀。那管农家耕作苦。实行搶割效微劳。

龙員外：（滚花）我霸占沙田，心中有数。（聽見丁四公和丁慧娘勒馬闔住，白）哦！原来系丁老狗，咪走住！你話畀大家知道：沙田稻熟，一律唔准收割，連一条草都系我龙家嘅！

丁四公：（惊惶，白）佃耕人家，流左血，流左汗，唔准收割，有咁嘅道理？

龙員外：（白）唔！（重一捶，助助鼓，与四公、慧娘推磨。另场，滚花）佢个女蛾眉鳳目，唔似一个村姑。（示意胡团練近前）將佢送畀布政使大人，一定畀高官你做。

胡团練：（上前，口鼓）丁老狗，你唔舍得几亩薄田，等我指你

一条路数，听我一句话，你就唔駛納田租。

丁四公：（錯愕。白）真嘅？

胡团練：（狡笑。口鼓）你个女生得咁娇嬈，广东布政使揭大人同你有亲戚做。

〔慧娘聞言变色。〕

丁四公：（恍然大悟，立轉憤怒。口鼓）我唔愿糟撻左佢，送畀布政使做家奴。

龙員外：（重一捶。勃然大怒，白）呸！（快中板）老賊居然捋虎須。含血噴人真可怒。任教插翼也难逃。（滾花）快与我拿来，（鑼鼓）送去广州府。

丁慧娘：（接唱）宁死不辱，我罵一句狂妄之夫。你地咪恃势凌人，难为我父。

〔“先鋒鉞”，差役上捉丁慧娘。丁四公上前攔住龙員外馬头，龙員外勒馬用蹄蹴踏丁四公倒地。〕

黄蕭养：（“助助鼓”。在场内京叫头白）好胆！好胆！（“助助鼓”。黄蕭养上，揪龙員外下馬。金錢花）到此行凶也原故，也原故？如狼似虎，弄到鬼哭神号，鬼哭神号！

丁慧娘：（秋江別中板）佢地呀逼迫田租，逞凶暴伤害无辜，蛮惡不堪，理性全无，还望大叔，仗义相扶。

黄蕭养：（口鼓）哎吔！你地欺压善良，橫行霸道。

胡团練：（口鼓）你是什么方人馬？敢来干涉咁嘍嘈。

〔熊奇卸出石岩。〕

黄蕭养：（滾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黄蕭养！（重一捶）冲鶴堡嘅勇丈夫！

〔胡团練、龙員外及差役一齐失色。〕

黄蕭养：（續唱）我要扫尽不平，不管你什么官府！（三批）

胡团練：（接唱快滾花）你你你，可謂胆大生毛。不用多言，定將你拿捕。

〔胡团練与黃蕭养力战，黃蕭养杀死胡团練。龙員外想乘机逃跑，被黃蕭养执住。〕

黃蕭养：（怒白）龙剥皮！沙田連年荒歉，几千佃戶，食咸食淡，到处逃荒，今年正話有些少收成，你就勾通官府，要嚟搶割！

龙員外：（发抖，白）广州府要清收田賦，唔关我事。

黃蕭养：（口鼓）哼！電話与你无关，你行同豺虎。沙田佃戶个个咬牙切齒，等我賞你一刀。

〔杀死龙員外。二差役乘机走下。〕

熊奇：（召）哈哈！黃蕭养！（閃入岩后，一捶，“先靠鼓”）

〔黃蕭养与慧娘回顧惊疑。〕

黃蕭养：（口鼓）你是何人，躲在石岩嘅度？

熊奇：（从石閃出，叉手而立。口鼓）哈哈！黃蕭养！（重一捶，各人关目）白晝杀人，都可謂胆粗。

黃蕭养：（大怒，口鼓）鼠輩何人，在此出言輕侮。（持刀直奔熊奇）

熊奇：（从怀內拔斧遮隔。口鼓）黃大哥且息怒火，我熊奇不辭千里，一拜英豪。（藏斧，納头便拜）

黃蕭养：（回拜。口鼓）与壯士素昧生平，我賤名从何知道？我黃蕭养本系一介村夫。

熊奇：（花鼓美蓉）刚才你吓煞官差，已把姓名自报。

黃蕭养：（接唱）哦！然則壯士从何到此？請剖白意欲何圖。

熊奇：（長句滾花）堪仰慕！（双句）令人真拜倒，你照人肝胆世間无，福建紅左半边天，反了不少耕田佬。会盟刑白馬，草野出英豪，邓大哥已进号鏹平王，领导农

民共把家园保。我奉命寻訪你，冲鶴堡来走一遭。因此脫征衣，扮作江西佬，来到南海县，民怨滿路途。

（重一捶）犹幸得相逢，奉上手書忙拜倒。哈哈，哈哈！（取出書信一封，恭謹呈給黃蕭養）。

黃蕭養：（接閱書函，露痛快顏色。滾花）邓大哥約我在广东举义，（一捶）佢嘅气概比天高。我有万丈雄心，（一捶，听见丁四公在大声呻吟，轉过去看丁四公）且看佢伤势如何快施救护。

丁四公：（痛苦呻吟。木魚）真痛楚，恐怕呢次一命嗚呼！慧娘你何在，有冇被辱于凶徒？

丁慧娘：（沉痛。接唱）刚才橫禍飞来，我幸得黃大叔救护。亞爹你受伤咁重，（半句）

丁四公：（接唱）我现在死里番甦。难得黃大哥打抱不平，真系恩同再造。

丁慧娘：（接唱）黃大叔同亞爹將仇报，龙剥皮同胡团練已經被佢斬断头顱。

丁四公：（欲大声呼喊，但很吃力。滾花）你好好跟住黃大叔，佢系一个有血性嘅大丈夫。仇人非只龙剥皮，（一捶）我地要把黑帝盲官一齐推倒。（拉士腔，“叻叻鼓”，死去）

丁慧娘：（“哭相思”，苦喉長句滾花）伤老父，死无辜，單衣血染毕命泥涂！明月天空罩遍烏云霧，几家佃戶長任哀号。未知何日何时，（一捶）才有光明之路。

熊奇：（長句滾花）你休悲苦，莫悲苦，苛政逼人甚于猛虎，（怒氣）貪官污吏蛇鼠同途，你要发奋起来，冤仇有报。黃大哥！（一捶）要把乾坤扭轉，命运自己嚟操。道路井有两条，我就靠呢张利斧。（用手一拍怀中利斧。

的——慄，过位）

黄萧养：（接唱）慧娘不是伤心时候，我地一同回去再把大計
嚟图。人死不能复生，快些埋葬老父。（背尸下）

王 清：（“冲头”带手下、堂旦、差役上。一捶。见胡国安屍。口鼓）
何人杀死胡国安？快些直告。

差 役：（口鼓）就系冲鹤堡嘅黄萧养，我地几乎都要一命嗚
呼。

王 清：（口鼓）快去拿人，把黄萧养拘捕。

差 役：（畏縮不前口鼓）我地犬羊难敌猛虎，唔敢去掙佢虎
須。

王 清：（白）这个！（口鼓）好！等我运用机謀，快传乡隣
地保。

差 役：（白）地保那里？

地 保：（“冲头”上，拜见。口鼓）請問大人有何使用？將我地
传呼。

王 清：（执住地保。口鼓）传令乡隣地保父老得知，限三
天把黄萧养擒捕。若不交出正凶，（重一捶）方横
十里嘅百姓尽取头顱！（白）你们記得来！（双句）
（卒众冲下，

地 保：（滚花）呢回大石責死蚰，真系哀哉嗚呼！

（落幕）

第二场 被捕

时间：三天后。

地点：南海县冲鹤堡，黄萧养家。

人物：馮金鑑、孙不讓、黄萧养、熊奇、丁慧娘、王清、地保、

农民甲、农民乙。

布景：朴素农家。什边小院，衣边堂壁。

〔子规啼头起幕。

〔黄萧养妻金繡坐幕。

馮金綉：（錦城春）針勤、手勤、長日家里牽綫針，針綫停时偷抹泪痕。（双）佢、怕他大祸临，只手空拳，点抗拒得凶暴南海郡。风声紧，心惊甚！（双）倍觉伤神，难得安心；（双）怕三日期限近，确犹忧，（双）地保要拿人！（反綫中板）义同衾，情共枕，怎忍丈夫危困。我虽是女流一个，共把忧分。劝我夫，远走高飞，佢又心存不忍。怕連累各乡众，田园尽化埃尘。（滚花）似此进退两难，心如煎滾。

〔孙不讓冲头上。

馮金綉：（口鼓）孙秀才何故咁匆忙，你想把边个搵？

孙不讓：（口鼓）大嫂！黄大哥响唔响处？（一捶。半句）

馮金綉：（口鼓，半句）佢在里便相会良朋。

孙不讓：（口鼓）快的請佢出来，有要事来告禀。

馮金綉：（口鼓）好，請秀才公稍候，待我請出夫君。（背合）

黄萧养：（領熊奇上。三脚凳）忽听妻相喚，寒廬聚友朋。（入門）

孙秀才嚟得慌张，究有何事將我搵？

孙不讓：（见熊奇在，不欲說，三脚凳）呢位系边个，是你也貴亲？

熊奇：（滚花）系呢，黄大哥！可否介紹相識吓先，至把情由細問。

黄萧养：（介紹不讓与熊奇见面。口鼓）呢位系冲鶴堡嘅孙秀才，佢广学多才只是科名有份。呢位熊先生乃江西巨賈，而家系我嘅上宾。

孙不讓：（口鼓）哦！生意佬呀？（幾聲）。乜我睇黃大哥你对于三日限期，完全唔着紧。

黃蕭養：（口鼓）究竟有何消息，你咁落胆亡魂？

孙不讓：（板眼）須謹慎，唔到你唔認真。期限已滿，南海县早晚要交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否則怕你杀头都有份。因为此事，我日夜为你担心。我劝你夫妇远走高飞，重要行藏謹慎。慧娘可以寄托畀我，可憐佢系一位受难嘅钗裙。

黃蕭養：（的的撐，“叻叻古”滾花）你劝我保存夫妻性命，唔理乡众死人。黃某立地頂天，实觉于心不忍。

馮金綉：（接唱）而家两难进退，点忍負累乡亲。多謝秀才，重关心到慧娘嗰份。

孙不讓：（接唱）佢系我衷心所愛，（一捶）唔系，因为佢是一个可憐人。（不好意思。）

黃蕭養：（滾花）哈哈！我同佢（指熊奇）重有要事相談，等我考虑一陣。

孙不讓：（失望，接唱）喂喂喂！你須要顧住吓自己，慢慢認真。我再出去打听一番，忙將步引。（下）

黃蕭養：（接唱）我地且談正事，事关同各父老利益切身。熊壯士，有乜良謀，將我来指引？

熊奇：（暗关目。木魚）四海干戈混，黎民尽苦辛。义軍起福建，血战哭鬼神；我軍力难支，要联合粵和閩。农民一齐动，至可奏功勋。呢度嘅乡民，群情极悲憤。当机要立断，（一捶）即刻組义軍。

〔孙不讓在木魚时卸上。〕

馮金綉：（白榄）壯士快人真快語，令我热血也沸騰。

黃蕭養：（白攪）百姓打江山，不只在八閩。新會白水峒，造反鬧紛紛。被迫上梁山，義聲傳遠近。

馮金綉：（白攪）呢一幫兄弟，都系自己人。兩次與三番，派人來通問。連結冲鶴堡，插血共會盟。

熊奇：（喜形于色。白）噢，新會已經反左一幫弟兄？

黃蕭養：（白）新會潮居都白水峒，前年反左溫觀彩、周義長，旧年又有黃汝通一支人馬起來響應，杀得知縣陶啟緊閉城門，束手無策。佢地都系我嘅結義弟兄，三番兩次派人嚟冲鶴堡，要我扯起一支大旗，將南海縣搞一個翻天覆地。哈哈！（白攪）形勢本分明，軍器從何搵？空拳與赤手，恐難勝敵人。（躊躇）

熊奇：（重一捶白攪）陳勝反秦王，何嘗有兵刃。揭竿與斬木，力量特同群。（双）

黃蕭養：（的的擗，“助助鼓”，快点）一言惊醒草莽之人。但愿熊兄助我解除厄運。

孫不讓：（“先鋒鼓”，執熊奇、蕭養，白）嘩！又話你系江西商人，原來你教黃蕭養作反！（滾花）胆敢圖謀不軌，你这謀叛之人。（三批）

熊奇：（拔斧在手。白）呸！（快滾花）量你村野腐儒安敢過問。（先鋒鼓）

黃蕭養：（滾花）我把你三家村嘅學究身首嚟分。

馮金綉：（接唱）倘若泄露機謀，勿謂我地心腸太狠。

孫不讓：（閃開，仰天長笑。白）同你地玩下咋，你估真系㗎。

（施叔諺，裝作激昂狀，芙蓉腔）恨無身手力千鈞，致令儒冠誤我旁途困。若果同心起義奠乾坤。我願蹈火赴湯加一份。自負下通地理上天文。更兼熟讀兵書，曉通戰

陣。(熊奇揮汗)

黃蕭養：(轉怒為喜。滾花)原來你有如斯抱負，我要你共証鬼神。我等誰有異心，(一捶)必定天誅地殄！

孫不讓：(三字清中板)拜天地，証鬼神。有反心，遭血刃。

熊奇：(改容相見。滾花)从而家開始，孫兄弟系我地自己人。

黃蕭養：(接唱)孫兄足智多謀，敢問如何行兵布陣？

馮金綉：(接唱)諸葛亮茅廬未出，已決定天下三分。

孫不讓：(接唱)大哥还未誓眾登壇，教我如何將良謀籌運。

黃蕭養：(接唱)孫兄客气，待我策划一勻。(一捶。二王慢板)
我地在冲鶴堡，举起大旗，且把軍威初振。攻大良、
打逢簡、杀尽那些为富不仁。再分兵，取佛山，打下羊城，搖动三湘八閩。

熊奇：(接唱)听大哥，来决策，真似万馬千軍。那珠海，和白云，正好行兵列陣。

孫不讓：(插白)黃大哥話要攻佛山，取羊城，此是何策？

黃蕭養：(口鼓)此乃“拜佛割羊”之策，(一捶)成敗就在呢一勻。

熊奇：(口鼓)好一个“拜佛割羊”，請黃大哥言明底蘊。

黃蕭養：(口鼓)佛山地方富庶，錢糧兵械，可以壯大我地嘅起义軍。先打下佛山，广州就一定嘈嘈滾。嗰陣不費吹灰之力，就控制左珠海白云。

熊奇：(滾花)果然妙計，依此而行。

馮金綉：(接唱)耳边又听得人声喧震。

丁慧娘：(“冲头”上。口鼓)大叔呀大叔，好多官兵把冲鶴堡

重重围困。

黄萧养：（的的碌。口鼓）乜嚟得咁快，你地暫且躲避逃生。

馮金綉：（口鼓）不如立即召集乡人，把周围守紧。

熊奇：（愤激。口鼓）何不乘机动手，大家夾手夾脚杀到佢
失晒三魂？

孙不讓：（口鼓）喂喂！咁搞法实在系好牙烟，你嘅計謀都唔
多穩陣。

丁慧娘：（白）点解呢？

孙不讓：（白）梗系啦！（口鼓）事关时机未熟，搞起一鍋泡，
怕惹得大难临身。

黄萧养：（口鼓半句）然則你有什么良謀？

孙不讓：（接）等我再嚟一諗。（諗計）都系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你你你你！快的松人啦！

馮金綉：（口鼓）点样走得佢地包围，官兵已把全村围困。

丁慧娘：（指責孙不讓。口鼓）你的咁嘅策划，重弊过紙上虛文！

孙不讓：（忸怩，大家着急。）

（“冲头”，农民青年甲乙上。）

农民甲：（白）风声紧，呢趟风声紧！王清帶住三百人，守住呢左近。而家搵地保，立即要交人。若果唔交人，就要全村一鍋滾！

农民乙：（白）我地咪理佢咁多，兄弟同心唔駛震！鋤头作兵器，老虎都唔畀佢拉人！

熊奇：（滚花）既系大众心同此志，迟早都要搏一匀。

馮金綉：（接唱半句）希望死里逃生，

丁慧娘：（接唱）咁就請大叔快的行兵布陣！

孙不讓：（张惶失措。接唱）咁搞法就几百个唔盡，咁搞法就一

实累死好多人！

〔众惊愕纷纷责问孙不讓。〕

黄萧养：（接唱）大家不用慌忙，孙秀才佢主张谨慎。（起“旱天雷”襯白攪。轉白攪）确系時間太過急迫，佢亦講得真。

我地縱使冲得出重围，百姓遭殃唔在問！

孙不讓：（面有得色。轉白）所以啫！

黄萧养：（白攪）之唔同佢搏又如何呢？大家把計謀來施運。

（大家諗計。）

孙不讓：（白攪）黃大哥不妨暫入虎穴，（一捶）使大众获得脫身。

（金綉惊愕，慧娘鄙夷）

馮金綉：（白攪）你叫佢束手去就擒？

丁慧娘：（白攪）我話你唔知点諗！

黄萧养：（略作思索。白攪）形势咁恶劣，我都同意孙先生。为了解救全村，就不辞险困。

孙不讓：（白攪）总之你放心前去，我地慢慢使你甩身。（白）一于咁啦！

馮金綉：（滾花）真个为难进退，使我落魄失神。

丁慧娘：（接唱）咁样是否安全，好不担忧陣陣。

黄萧养：（快点）不須难过慢伤神。一己安危何足問。要图大事不怕虎穴亲临。（滾花）你地暫避火势风头，快的匿埋为要紧。

〔內场喝呵，“先鋒鉞”，黄萧养推众台左下。王清两大甲，四手下、大冲头上。〕

黄萧养：（口鼓）咁多官兵到嚟，想將边个搵？

王 清：（口鼓）我嚟搵黄萧养！（一捶）